

小城旧书摊

□张贵堂



小城有一条老街,现在叫步行街。几十年来,这条老街是这个小城的政治文化中心:县委、县政府,县医院、县红十字会,县第一中学、县西关小学,县影剧院等机关单位都在这条街附近。

这条街上有一个卖旧书报的书摊。

旧书摊的位置不十分固定:有时候在影剧院门口,有时候在学校门口附近。

书摊是用几个破木板、几条长凳子支撑起来的。木板上是一些纸箱子:高的,矮的,长的,方的,有二十几个。

书摊上的书籍类别很多,武侠言情,爱情传奇,悬疑推理,军事战争,名人传记等。杂志类如《辽宁青年》《读者》《知音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等。报纸类有《参考消息》《人民日报》《齐鲁晚报》《牡丹晚报》等。这些报刊大都是从废品收购站淘过来的旧书报刊:有的泛黄了,有的折角磨损了,有的封皮没有了。

书摊的主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不知道他姓甚名谁。他中等身材,瘦瘦的,黑黑的,小小的眼睛,戴着一副近视镜,镜片有几道圈,高高的颧骨。男人的话语不多,经常坐在书摊的里侧,有时翻看着一本杂志,有时摆弄着一个物件。来了顾客,他也只是瞟上一眼,任凭顾客随意翻看书摊上的书本。直到顾客挑中了一本书,需要交钱了,他才站起来和顾客交流价钱的多少。然后,又继续坐在书摊的里侧做他自己的事情。

男人的穿戴十分朴素。春秋之季,上身常常穿着藏青色中山装,有一些驳色。中山装左侧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。夏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,是“的确良”布料的,已经变成了淡淡的乳白色了。冬天常穿着一件深蓝色羽绒服,有帽子的那种。牌子是雪中飞还是康博尔的,记不清了。下身常年穿着深颜色的裤子。

据说,男人的老家在城南十五里,家里有妻儿老小好几口人。男人是初中文化,复读了好几年,没有考上中专,就放弃了学业。因为他喜爱读书,于是就摆个旧书摊来谋生活。也许是他的书的情结未了,甘愿坚守这个旧书摊。这既是谋生的一种手段,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。他经常去城区的废品站回收报纸杂志,其中包括品相较好的书画字帖。有时还真吸引了一些行家来书摊捡漏。书摊的生意大都是中午比较好,附近的学生以及上下班的人们会来书摊逛一逛,这是男人最忙碌的时候。

男人的妻子不常来。偶尔回见她傍晚时分来帮助男人收拾摊子。女人的身材高高的,略胖一点,穿着宽松而得体的衣服。她每次来,总是把书报按类别整理好放在箱子里,然后,再把一个个箱子搬到旧地排车子上,用一个很大的防雨布把地排车盖上。

女人的性格比男人开朗些。她和顾客交流时都是很热情地说话,脸上带着笑容。而男人和顾客说话时却没有笑过。不过,有时候他和女人在收拾书摊时,却见他扭头看着妻子,黑黑的脸庞上有了笑容,很灿烂的笑,很知足的笑。也许夫妻俩唠嗑说到

了家里高兴的事,比如儿女的学习优秀,庄稼地的收成很好等。

我和男人有过几次交流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秋天的傍晚,我骑着自行车经过旧书摊,就在书摊上来回翻看有没有喜欢的。书摊旁还有几个学生在翻看杂志。这时,男人开始收拾摊子,把散乱的旧报纸放在一个箱子里。风刮过来,吹起报纸的一角,虽然用木条子压着,但也有风刮起的响声。男人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凌乱,显露出鬓角处零星的白头发。

我在书摊旁来踱去,发现了一本《南唐二主词译注》,32开小本,半新半旧的样子。我告诉男人要买这本书,他抬起头来说,六块钱。我说五块行不?他点点头,没有再说什么,继续收拾旁边的书。我交给他钱,拿着书离开了旧书摊。这时,太阳已经被西边的树木遮住,秋风吹来了许多凉意,街道两旁的屋檐下有落叶被风吹得到处飞舞。

我认识这个摆书摊的男人,前后有二十几年了。每当我从小城的老街经过,就会见到那个男人的身影。男人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,他的身影日渐瘦削,令人不禁想起岁月的沧桑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生活节奏的加快,旧

书摊的顾客也越来越少了。我有七八年没有光顾过那个旧书摊,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了。

如今,想起他来,心里涌起许多的感慨。在过去的时光里,由于他的初心不忘,对书摊的执着坚守,无论春夏与秋冬,老街的旧书摊给小城读书人提供了许多的便利。旧书摊曾陪伴了一代或两代人的成长,这期间,它应是起到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桥梁作用。

昔日的老街旧书摊,不也是小城故事里一道质朴的风景吗?

当今,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,城市功能日趋完善。可是,如果没有书摊文化,总觉得这个城市好像缺失一种文化底蕴,缺失了岁月积淀的韵味。因此,渴望旧书摊的回归,呼唤有更多的便民书摊出现在城市的角落,让旧书摊文化走进百姓生活,继续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,发挥它薪火相传、向善向美的作用。

昔日的旧书摊,见证着岁月的沧桑,人性的美好,勾起我们曾经的温馨记忆。怀念旧书摊,更是怀念那段被书香浸润的岁月。掸去风尘,温暖的文字从指间滑过,那个熟悉的陌生人,我在小城等你,你可安好?

想念那片菜园

□李固国



门外,有一片菜地,是母亲种的。

她很勤劳,见缝插针,都种到墙根的石头这儿了。在大街上,邻居的鸡呀、羊呀,时不时来光顾,为了安全起见,母亲就用树枝扎起了篱笆,规规矩矩的,一看就知道耗费了不少精力。

篱笆内的那块地,也就有二十多个平方,在高高的树枝映衬下,有点局促。地方不大,种的菜倒不少,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生菜、韭菜、芫荽、黄瓜……一畦一畦的,都屈居在自己小得不能再小的领地上,相安无事。

自然,季节不同,种的菜也不一样。韭菜是例外的,一年四季,割了一茬又一茬,即使在冬天,用塑料薄膜罩两层,还能缓慢生长,进而满足人的口福。

有事没事,母亲喜欢到菜地里劳作,容不下里面有一根杂草,一个大点儿的坷垃,一片稍高或稍洼的地方。她打农药,用的是驱赶蚊子的小喷雾器,一次仅仅装下一碗多水;粪肥,多用的是草木灰,偶尔上点儿化肥。

一年到头,家里没有断过新鲜蔬菜;如果到集市上买菜,不

在于花钱多少,主要是不方便。特别是大雪封门的时候,母亲从菜地里把埋的辣萝卜、白菜扒出来,甚至揭开塑料薄膜,割点儿韭菜,变着法儿做好吃的,别是一番享受。

有时候,我也给母亲打下手,提一桶水过来,用舀子一点点地浇菜,自得其乐。本来是一样的菜,自家种的,吃起来就感觉良好,觉得这就是绿色蔬菜,而且货真价实。

菜地真是个宝,收获了黄瓜,可以种白菜;收获了西红柿,可以撒菠菜;吃完了油菜,可以种辣萝卜……很多时候,菜都成熟了,连墙头上,都挂满了芸豆、丝瓜、葫芦。

想也没想到,这不大的地方,收获颇丰,菜吃不完,可以送给邻居,还可以一块打包走亲戚。别看菜不值钱,都是自己种的,关键是心意,你来我往,关系越来越融洽,亲情越来越浓厚。

我在外面上班,到集市上买菜回来,动不动就疑神疑鬼,是不是农药有残留,是不是添加了激素,吃起来也影响心情。幸好离家不远,开车来回也只有一个

多小时的时间,回到家里,大包小包,装满了蔬菜。

父母和我,很有默契。什么时候回家,他们计算好日子,也往往是这样。不用说,蔬菜早就准备好了,在地里长着呢,手到擒来,都是二老特意给我留着的。

好景不长,老家不让在大街两边种菜了。村干部说,只能种果树,而且把母亲扎的树枝篱笆给拆掉了。

菜地土质好,果树长得快,两三年时间,桃树、杏树、梨树都开始结果了。母亲种菜是好手,管理果树真不怎么样,只是机械地打打农药,至于收成怎样,只得听天由命了。

菜地没了,工作也忙,我回家的次数也少了。果子成熟了,可能是品种的关系,远没有市场上卖的好吃。

没办法,母亲在院子里把铺地的青砖揭开,种点菜。地太碱了,连续两年,都达不到预期效果,也就算了,干脆重新铺上砖块。

好多年了,我一直想念那片菜园,温馨甜蜜。

